

胡適的趣聞

(本文插圖刊第7、139頁)

●李梅山

為母承受包辦婚姻

一九六二年(民國五十一年)二月廿四日，胡適在臺北逝世。廿五日，蔣介石元帥親自為胡適寫了一副挽聯：

適之先生千古

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
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

蔣介石對胡適的評價是中肯的。胡適這種充滿矛盾的思想，不但反映在他的學術上，也反映在他的愛情婚姻觀念上。

胡適是個洋博士，理應反對父母包辦婚姻，主張自由戀愛。可是他同既無文化、又是小脚的江冬秀結婚，完全是由母親一手包辦的。為什麼胡博士竟能忍受這樣的婚姻呢？這個問題可從一九一八年他寫給胡近仁的信上找到答案。他說：「吾之就此婚事，全為吾母起見，故從不曾挑剔為難（若不為此，吾決不就此婚。此意但可為足下道，不足為外人言也）。今既婚矣，吾力求遷就，以博吾母歡心。吾之所以極力表示闔房之愛

者，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……此事已成往迹，足下閱此書後，乞……亦望勿為人道，切盼！切盼！」

胡適是反舊禮教的急先鋒，但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上屈從母命，甘當孝子，這是他的矛盾。

胡適一生有四段戀情，現分述於後。

江冬秀一八九〇年出生於安徽旌德江村。她的父親江世賢早年辭世，母親呂賢英是廟首呂朝瑞（探花）、呂珮芳翰林的後裔。江冬秀雖出身於仕宦之家，但由於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，僅僅讀了幾年私塾，略識文字。

江冬秀和胡適結合，有一段戲劇性的過程。

江冬秀與胡適原是親戚，胡適的姑婆是冬秀的舅母。有一次，江冬秀的母親到績溪汪川胡適的姑婆家裏看出神賽會，恰巧胡適也隨母來到姑婆家中。江母見胡適眉清目秀，聰明伶俐，表示要把冬秀許配給他。但胡母頗有顧慮，一是因為冬秀比胡適大一歲，績溪俗諺有「男可大十，女不可大一」之說；二是因為冬秀屬虎，屬虎的人據說「八字硬」，尤其「母老虎」更厲害；三是因為江家興旺，胡家已中落，有興衰不相稱之慮。

但江母一心想做成這門親事，便託胡適的本家叔叔，在江村教私塾的胡祥鑒做媒。胡祥鑒憑他三寸不爛之舌，萬般慫恿，胡母才同意讓他把冬秀的「八字」拿來看看再說。紅紙「八字」送來，經過算命先生的推斷：冬秀命帶宜男，兩人生肖很合，不沖不克，女大一並不妨礙。胡母又把紅紙「八字」疊好，放進擺在灶神爺面前的竹筒裏。那竹筒裏原先也放了幾個初被選中的女子的「八字」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家中平安無事，沒有一點不祥之兆，胡母才虔誠地拜過灶神，拿下竹筒搖了搖，然後用筷子夾出一個「八字」。說來也巧，竹筒裏放着衆多姑娘的「八字」，夾出來的偏是江冬秀那一張，真是「天賜良緣」。當時還只有十四歲的胡適與十五歲的江冬秀的終身大事，就這樣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、算命先生的賭博和灶神爺的保佑下決定了。

日後，胡適在《嘗試集》中寫了一段詩：

初春冷雨，

中村簫鼓，

有個人來看女婿。

匆匆別後，便輕將愛女相許。

定婚時，胡適才十四歲，既無力抗爭，也不願違命，因為這件事由母親作主——母親的心，也是萬萬傷不得的。

一九〇八年，胡適在第廿四至廿五期《競業旬報》上寫了一篇題為《婚姻篇》的文章，主張婚姻大事應由父母作主，因為父母最疼愛孩子，最瞭解孩子。這篇文章，顯示出一個孝子對母親的信任；胡適從他們孤兒寡母生活中感到母性的偉大。爲了母親，他認了這門自己並不滿意的包辦婚姻。

躲在帳內羞見夫婿

一九〇八年，家裏爲胡適備了新房，江冬秀也備好了嫁妝，但萬事齊備，只欠新郎。因爲這時胡適受到新思想衝擊，內心泛起對此事不滿的漣漪。三十六計走爲上計，爲恐傷母親的心，他只好以「求學要緊」爲藉口，逃避了婚事。

留學期間，孤獨的生活，使胡適開始思念那位尚未謀面的新娘。他曾以自己的經歷作了一首愛情詩：

我不認得她，她不認得我，我總常念她，這是爲什麼？豈不因我們，分定長相親，由分生情意，所以非路人？海外「土生子」，生不識故里，終有故鄉情，其理亦如此。

豈不愛自由？此意無人曉：情願不自由，也是自由了。

胡適到美國的第二年春天，母親來信，說欲

將江冬秀擇日接到家中，算作「出閣」，以慰冬秀母「向平」之願，家事也可得冬秀幫助。胡適回信表示反對。儘管這樣，冬秀還是經常到上莊和胡母同住，減輕了胡適掛念寡母孤獨之情，同時替胡適盡了孝行。在胡適的要求下，江冬秀把織小腳放大，且延師習文，能和胡適互通短箋。冬秀的尺牘固然不會有「換你心爲我心，方知相憶深」的纏綿詞句，但起碼可以撩動海外遊子的一點相思之情。尤其是冬秀與他的寡母同住，扣緊了胡適那顆善良早熟的道德心。

留美期間，胡適經歷了兩段刻骨銘心的戀情，在熱戀中，他把相隔萬里的那位連信都寫不通的「小腳」未婚妻拋向九霄雲外，家書也不寫了。這時家鄉謠言四起，或說胡適在美國另有女人，或說他已經結婚有子。有人還說胡適嫌江冬秀矮個子，又是小腳，眼有鬍子，識字不多，相貌平平。

胡適的母親因兒子離家已十餘年，恐怕他違約另娶，每接到其友人的結婚照片，便惴惴不安，不僅自己反覆細視，而且請人觀看，直到辨出非其子才稍爲放心。而江冬秀更是憂心忡忡，怕成爲嫁不出去的老姑娘。終於抑鬱成病，不能起床。

胡母看到這種情況，十分着急，怕失去了兒子，於是託人寫信詢問。

這時，胡適在海外情場失意，只得回信連哄帶騙向母親解釋：「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，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，致家庭之中齟齬

不睦。有時影響所及，害及數家。此兒所不取。自由結婚固有好處，亦有壞處；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，亦有好處有壞處也。……兒對於兒之婚事並無一毫怨尤之意……故書近年來閱歷所得言，以釋吾母之疑慮焉。」

十月初，因胡適尚未歸國，家鄉謠言又起，胡母致信詢問，胡適再次解釋說：「所以不歸者，第一爲學業起見，其次爲學位。學業已成，學位已得，方可歸來。」他還矢口否認有別娶之意：「兒若別娶，於法律上爲罪人，於社會上爲敗類，兒將來之事業、名譽，豈不掃地以盡乎？此雖下愚所不爲。」

一九一七年七月，胡適回國，返鄉探望老母，商定於本年寒假結婚。他很想先與江冬秀見一面，結果不但沒有見着，反而引起一些閒話。

胡適日記中說：「我親自到江村，他（她）家請我喝酒，席散後，我要求一見冬秀，他（她）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（她）臥房外，他先進房去說，我坐在房外翻書等着。我覺得樓上樓下暗中都擠滿了人，都是要看『戲』的！耘圃出來，面上很爲難，叫七都的姑婆進去勸冬秀。姑婆（吾母之姑，冬秀之舅母）出來，招我進房去，冬秀躲入床上，床帳都放下來；姑婆要去強拉開帳子，我搖手阻住他（她），便退了出來。這時候，我若打轎子走了，或搬出到客店去歇，那時便僵了。我那時一想，此必非冬秀之過，乃舊家庭與習慣之過。……回到家裏，人家問我看見了新人了沒有，我只說，見過了，很好。我告訴母親，母親大生氣，我反勸他（她）不要錯怪冬秀。」

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，傳說出去，人家問我，我也只笑不答。後來冬秀於秋間來看我母親，訴說此事，果然是舊家庭作梗……我至今回想，那時確是危機一髮之時……已經是二十世紀的時代了，這位二十八歲的老姑娘還躲到床上，放下帳子，羞見訂婚已十三年的留洋女婿。這在當時也成爲一則趣聞，傳播四鄉。

十年爆竹越陳越響

一九一七年寒假，胡適從北京大學回家，舉行文明婚禮，親自寫了兩幅對聯。一副是「舊約十三年，環遊七萬里」；另一幅上聯是「三十夜大月亮」，下聯一時沒有想好，他身旁一個綽號叫「瘋子」的本家哥哥龔蛟，雖無功名却有捷才，脫口而出：「念七歲老新郎」（編者按：「念」者，「廿」也），巧妙而風趣地對了上聯。胡適認爲很好，照着寫了。

原來胡適婚期是十二月三十日，正好是陰曆月中；又胡適結婚的那個年代通行早婚，男女婚嫁很多在二十歲以內，所以嘲爲老新郎；胡當時已廿七歲。

爲此，胡適也寫過一首小詩：「便是不曾提到我這個老新郎，鑄了嫁妝裏的剪刀，變陳了結婚的新房。只是那十年前備下的爆竹，越陳越響……」其堅定不移的守約精神，實堪嘉許。

胡適的婚禮廢除舊俗，新郎身穿西裝外套禮服，新娘則穿黑色綢緞衣服，由曹誠英、胡琬卿

兩位女賓相携新娘出轎。賓客盈門，男女分坐兩旁。在結婚儀式上，他們也破除了舊式禮節，只是新郎新娘在結婚證書上互相用印和證婚人用印，雙方交換金戒指。先由賓客致賀辭，後由新郎答謝辭，沒有拜天地。向長輩行禮和新夫婦交拜禮，都是以鞠躬代替叩頭。且滿屋懸掛賀聯，伴以留聲機播放的音樂。確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婚禮。

婚後，胡適回北大教書，江冬秀留在鄉下。胡適寫過一首小詩云：

病中得她書，
不滿八行字，
全無要緊話，
頗使我歡喜。

婚後第二年，江冬秀到北京爲胡適主持家務。她雖然是一個身受封建舊禮教毒害的小腳女人，但頗有魄力，有才幹，遇事決斷，具男子氣概。她發覺胡適與曹誠英有曖昧關係，不是溫柔勸阻，而是抓住胡適愛惜名譽的弱點，採取進攻策略，大吵大鬧，寸步不讓。有次竟拿起裁紙刀向胡適臉上擲去，幸未擊中。胡適終於被迫與曹誠英斷絕了關係。

北大教授梁實秋成名後，要同妻子離婚。梁妻忠厚懦弱，無力抗拒，江冬秀挺身而出，爲她打抱不平。江冬秀將梁妻接到自己家中，給她助威壯膽，最後鬧到法庭打官司，江冬秀還親自到法庭代她辯護，結果梁實秋敗訴。

經過胡適的教導，江冬秀亦粗通文墨，寫信也還通順，而且使用新式標點符號。她常寫信給

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執教的堂弟江澤涵，叫一個小侄子去郵局寄信。那小侄子好奇，有時偷看，很奇怪她將「很」字寫成「狠」字。有一次，小侄子當面提問，她笑嘻嘻地說：「你看過你叔公寫的書嗎？」原來胡適著作中多將「很」寫成「狠」。冬秀看《紅樓夢》看得滾瓜爛熟，賈府中衆多丫環的名字，她都能背出來。

江冬秀嫁後，總是勸胡適不要走上政治道路，不要做官，希望他好好研究學問。但胡適還是違背了妻子的勸告，涉足於政界。他曾寫信給冬秀說：

現在我出來做事，心裏常常感覺慚愧，對不住你。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，這是你的幫助我。若不明大體的女人，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。你跟我二十年，從不做這樣想……我感到愧對老妻，這是真心話。

嗜好麻將做豆渣宴

在寄寓紐約的十年生活中，江冬秀也是整天忙個不停。她不懂英語，總是自己上街買菜，够辛苦了。她會燒一手好吃的「徽州菜」，尤其會燒「徽州鍋」，豆腐渣，常常請在美國的同鄉到家赴「豆渣宴」。

江冬秀除了服侍胡適，經常以打牌消遣日子。唐德剛在《雜憶胡適》中說：「她每次打牌必贏，不知何故。她在麻將桌上贏的錢，也是胡家的經常收入之一。」後來胡適在臺灣任研究院院長，江冬秀經常邀朋友來家打牌，胡適也從不干預；有時「四缺一」，她還要胡適湊一角。身爲

院長的胡適，爲了維護前院長禁止在公房打牌的好傳統，曾對他的秘書說：「請幫我買所房子，給我太太住。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，在公房打牌不方便。」他對太太也够體貼了。

江冬秀平時除了打牌，就是看武俠小說。唐德剛說：「胡太太找不到『搭子』，就讀武俠小說。金庸著作，胡太太如數家珍。金庸小說，在胡家的書架上，竟也施施然與戴東原、崔碧諸公揖讓進退焉！」

小腳隨大名垂宇宙

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，胡適心臟病突發，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，夫人江冬秀聞迅趕到，痛不欲生。醫生給她打了二針鎮靜劑，也未能抑制她的悲痛。二月二十六日中午，她的長子胡祖望從美國趕回臺灣，在瞻仰父親遺容，行過跪拜禮後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。母子見面抱頭痛哭。胡夫人問：「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？」祖望渾身一顫，低聲說：「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！」原來江冬秀生有二子，長子祖望居美國，次子思杜居大陸，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被劃爲「右派」，自殺身亡。江冬秀一愕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追問一句：「你說什麼？」「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來的人講的，我怕你們傷心，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。」江冬秀突聽這一惡耗，頓時昏厥過去。在場人都嚇壞了。經過一輪搶救，她才慢慢甦醒過來。後來祖望輕聲問道：「父親在遺囑中說把他的遺體火化，你看怎麼辦？」胡夫人說：「不行，我和你父

親有約在先，後死者有權決定先死者的安葬方法。我是主張棺葬的。」治喪委員會把這個意見轉告蔣介石，蔣說：「就按胡夫人說的辦吧！」江冬秀一九七五年逝世，享年八十五歲。「胡適大名垂宇宙，夫人小腳亦隨之。」胡適的小脚太太成爲民國史上「七大奇事之一」，爲人們津津樂道。

上文說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曾有艷遇，過程也頗爲有趣。

共享浪漫朦朧醉意

胡適在美讀書四年後，結識了康乃爾大學地質系教授次女韋蓮司小姐，其人在紐約學習美術，「極能思想，讀書甚多，高潔幾近狂狷，雖生富家而不事服飾」（見《胡適留學日記》）。胡適對她很有好感，說「余所見女子多矣，其眞具思想、識力、魄力、熱誠於一身者，惟一人耳」。在韋蓮司小姐影響下，他原有的愛情、婚姻、家庭觀念開始動搖。他說：與韋蓮司小姐交往，「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種能自由能獨立之女子」。

幾個月後，胡適樂不思蜀，陷入國際情場，置江冬秀於腦後。一年之中，與韋蓮司小姐會面數次，寫信竟達百餘封。兩人時常以談人生、政治、藝術爲由，郊外散步，公寓約會，看傍晚落日，擱月夜涼風，才女才子共享浪漫朦朧的醉意。

一九一五年一月，在情網中不能自拔的胡適訪韋蓮司小姐於紐約海文路九十二號寓所，理不束情，欲操越軌之行，遭韋蓮司小姐峻拒。幾天後，

韋蓮司小姐給他寫了一封「即在所倡最自由放任之美國，足是駭人聽聞」的長信，勸他斬斷情絲，絕「色慾之誘」，重「高級」的情性之交，而求「讀書上進」。

韋蓮司小姐這封長信，如一瓢冰水，澆醒了一時色慾熏心的胡適。他冷靜之後，仰望白雲孤飛，想起家鄉，想到那可憐的寡母和等他多年的江冬秀……情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他決然覆韋蓮司小姐信，相約「此後各專心致志於吾二人所擇之事業，以全力爲之，期於有成」。尤其是胡適還明確要求自己「自今以往，屏絕萬事，專治哲學」。

儘管胡適和韋蓮司小姐這段風月之事止乎理，且有專心致志於事業之約，但彼此並沒有絕乎情。直到一九一六年初，因種族膚色、信仰不同，和彼此的心理隔閡，加上韋蓮司之母從中作梗，棒打鴛鴦，這段戀情才告吹。

自我撫慰悲愴心靈

一波剛平一波又起。當時東方才女陳衡哲（莎菲）也在美國留學。陳小姐是胡適好友任叔永追求的對象，然而陳小姐却對胡適情有獨鍾。胡適在既不忍心扔掉江冬秀，又無法與韋蓮司小姐結爲伉儷的兩難處境中，遇上陳衡哲小姐，更增加一重苦惱。他本着「朋友之友不可友」的君子處世原則，退避三舍，促成任叔永、陳衡哲結百年之好。

從胡適個人來講，「一片苦心千萬緒，其身尚未獨立處」。他太同情母親的遭遇，太愛自己的母親了。反對包辦婚姻，搞家庭革命，他沒有

這個勇氣，也下不了這樣的狠心。且他去國多年，寡母由那未見過面的未婚妻照料，從道義上講，他也不忍心另娶新歡。所以他只能在「情」與「理」的痛苦撞擊中，自忍自受，自我慰撫那悲愴的心靈。

婚外情愛上女債相

胡適和江冬秀婚後，鬧過一段鮮為人知的婚外情，情人就是江冬秀結婚時的女債相曹誠英。

那天胡適和她初次見面，曹誠英出於天真，對胡適嫣然一笑。這一笑却是「唐伯虎遇秋香」故事的翻版。這位年華十七的美麗少女，在胡適心中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。

事有湊巧，一九二三年夏，胡適南來杭州休養，與還在浙江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曹誠英相遇。這時曹已與胡冠英結婚了。二人頻頻接觸，終於控制不住感情，墜入愛河。胡適離開杭州回北京時，二人相約各自離婚。後來曹誠英真的離婚

了，胡適却中途變卦。原來江冬秀聞胡適有意離婚，怒不可遏，曾持刀相脅，胡適一來「怕老婆」，二來怕因此身敗名裂，於是臨崖勒馬。曹誠英遭此打擊，一度遁入空門，上了峨眉山。胡適受到良心的責備，保送她赴美留學。據說她曾懷有胡適的骨肉，因事不成而墮胎。胡適就此事留下不少情詩，其中一首無題：

隱處西樓已半春，綢繆未許有情人。
非關木石無思意，為恐東廂潑醋瓶。

聖文叢書

張大千傳奇

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

廿五開本穿線平裝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本書要目：王成聖·張大千的故事·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·大千名作「廬山圖」·大好人張大千·張大千趣談·奇人妙語歡心事·張大千的風趣·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·元老、大師、手足情誼·張大千的口福豔福·三張一王的「轉轉會」·郭小莊痛哭張大千·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·畫說。王天循張大千登峯造極。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。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。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。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。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。黃杰我懷高士。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·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。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。張目寒雪盃隨筆。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。馮幼衡他美化了有情世界。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。張羣輓張大千。葉淺予關於張大千。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。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。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。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。竇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。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。巴東張大千小傳。朱岐山張大千年表。附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